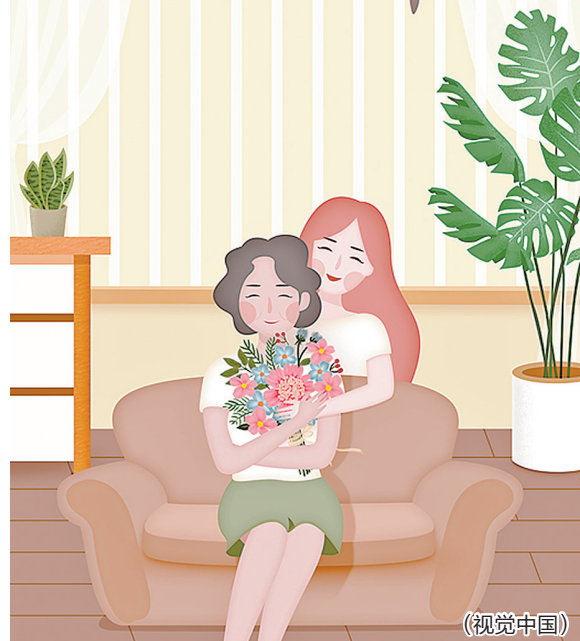


藏在节日里的爱

感恩母亲节



(视觉中国)

■刘惠霞

我与母亲节的缘分,始于三十多年前的课堂。那时带着学生们读英语短文,读到“Mother's Day”,只觉得是个遥远的洋节。没想到多年后,自己倒成了这个节日的常客。

第一次正经过母亲节,纯属偶然。孩子读小学三年级,我带她去省城参加英语演讲比赛。候场时,忽然想起多年未见的老同学,便约着见面。同学热情,拉我们去当地一家极负盛名的牛排馆。店门口人声鼎沸,队伍长得拐了弯。一打听,巧了,那天正好是母亲节。我们两

家人拼桌,孩子们叽叽喳喳,大人说说笑笑,那顿牛排吃得格外香。饭后同学的女儿搂着妈妈脖子亲了一口,我女儿也有样学样,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啄了一下——软软的,带着儿童牙膏的薄荷味。

此后许多年,母亲节大多只是发条祝福信息,没有隆重的仪式。孩子读大学时有一年,自己画了张电子贺卡发来:Q版的妈妈扎着丸子头,旁边歪歪扭扭写着“世上最美的妈妈”。那张贺卡我一直存着,比任何昂贵礼物都珍贵。

孩子工作后,每逢母亲节都会寄来小礼物。有时是我念叨许久

的书,有时是支口红,颜色选得恰到好处,有时是她旅游带回的小玩意儿——一枚美丽书签,一本印章图册。这些小小的物件串起来,便成了我们母女间温暖的时光项链。

至于我和我的母亲,我们的“母亲节”不在五月,而在五月初五——闽南人叫“五月节”。这一天,出嫁的女儿要“送节”,备上粽子、时令水果回娘家,感恩母亲的养育。母亲一生节俭,给她买衣服总说“别乱花钱”,后来我便直接包红包。她接过红包,嘴里说着“够了够了”,眼角却笑出了鱼尾纹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古人的诗句,千百年来道尽了子女的心事。

如今,母亲已不在人世。每到母亲节,看到满街的康乃馨,心里总会泛起一种复杂的情绪——不是悲伤,是思念,是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怅惘。前几日整理旧物,翻出母亲生前用过的顶针,锈迹斑斑,静静地躺在抽屉角落。我把它握在手心,仿佛还能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。

唐代诗人孟郊写得好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萱草是中国的母亲花,只是如今,那倚门盼归的人已经看不到了。

女儿今年给我买了条丝巾,卡片上写着:“妈妈,我也要像外婆爱你那样爱你。”我鼻子一酸,眼眶就湿了——原来,爱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去的。

从康乃馨到粽子,从电子贺卡到丝巾,节日的载体在变,心意从未改变。母亲节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而思念,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,在每一次想起母亲的瞬间,静静地生长着。

何以言她

■黄梅萍

她年轻时性格有点强势,到老了又添加了几分唠叨,以至于每到节假日我都踌躇要不要回去看看她。这不,电话铃声又响起,传来她近乎卑微的邀约:“这个周末回家吗?我买了很多你爱吃的菜。”一瞬间我竟然有点恍惚,是的,她是个特别“刚”的人,我嫁人成家后她在我面前却柔软得像个孩子。

我想,她年轻时的顶天立地是不是也有几分的无奈?父亲老实巴交得近乎有点怯懦,农村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碰碰,她站出来了,应该算是用宽厚的枝干撑起整个家,把温暖与安稳留给家人。小时候的我难免不解:“妈,算了吧,邻里乡亲的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她单手叉腰,瞪我一眼:“你懂什么?你看他们把排水口放到我们这里,一到下雨天家里地板都湿答答的,你爸一个字都不会吭,我不说说他们,他们就寸进尺!”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越发读懂了这份“强势”后面的“刚”。

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,也经历了几多大大小小的人生风雨。电话那头,她总宽慰:“船到桥头自然直,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!”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她每次“发完飙”,抬起手擦眼角的一滴泪,就马上站起来给我们做饭,随手抬起身边的活让故事翻篇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自愈”能力超强。唯一一次看见她涕泗涟涟,是在她挑担子去卖香菇等干货回来,就一屁股坐在地板的凉席上,久久不愿起身,饭点到了也不像平时那样马上去做饭,而是任泪水肆意流。七八岁的我知道她的暴躁脾气,不敢上前,畏缩着想自己去做饭。她把我叫住,拉下衣领红着眼:“阿妹,你要好好读书,你摸摸看,妈妈的肩膀都是茧。”我抬眼,发现她的肩膀比眼眶还红。小时候我不懂她为什么顶着大太阳挑着几十斤的担子到处叫卖,现在我懂得,比顶着大太阳挑着担子叫卖更可怕的,是别无选择,是贫穷。

贫穷和困顿,却没将她打趴下,她选择在泥泞的生活里开出诗意的花。她总是告诫我,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,要学会爱自己。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去街上买买自己喜欢的衣服,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,为“悦己”而容。有意思的是,现在想来,如今网络流行的“祛魅”思维其实她一直以来都在给我渗透。人在江湖,有时难免有所顾虑,甚至畏首畏尾。她经常对我说:“凡事要大胆一点,没有什么好怕的,你又不回去她家吃一顿饭!”哈哈,这不就是现在所谓的“他强任他强,清风拂山岗”吗?不必过于仰望他人,学会看到自己的闪光点,方能超然从容、守心自定。

我起身翻开日历,“母亲节”三字映入眼帘,得了,马上收拾行李准备迎接她唠唠叨叨的“爱的絮语”。

老妈

■杨茂贵

母亲节快到了,看到家族群里小弟给老妈洗脚剪指甲的视频,瞧着老妈那一脸受用的模样,我心里暖烘烘的,却又沉甸甸地压着几分惭愧。

老妈今年九十四岁了,身子骨还算硬朗,没什么大毛病。老眼也不昏花,不用戴眼镜,还能捧着手机看网络小说、刷视频,挺新潮的。老妈能有这样的好身体,多亏了老家兄弟姐妹们的细心照料。

老妈的生活很有规律。每天早上八九点起床,洗漱完毕吃过早饭,便回屋里泡上一杯茶,开水是弟媳一早打好送到房间的。歇够了,她就踱到院子里,做做自编的“健康操”,无非是甩甩胳膊、蹬蹬腿;到了冬天,就搬张靠背椅,在太阳底下眯着眼晒太阳。约莫十点,她便回屋,要么守着电视机看老片子,要么捧着手机刷个不停。去年寒假,老婆给她的手机装了短剧软件,这下可了不得,老妈连吃饭都捧着手机不放。妹妹担心她伤了眼睛和颈椎,有时悄悄把她的手机藏了起来,老妈也不恼,转头又去开了电视机看电视剧,而且看得更加投入。

老妈住在大弟家,小弟住在同村,离大弟家不过二百米;大姐二

姐家也都在一公里之内。平日里,老妈有个头疼脑热的,二姐这个当医生的总能第一时间赶到;真要是遇上大病,大姐也会第一时间送她去景德镇医治;大姐则会把所有事安排得妥妥帖帖,谁负责护理、谁管后勤,一一分派清楚。妹妹在田坂街医院上班,上十天班歇五天,一放假就往莲花山大弟家跑,陪着老妈说话解闷。住在县城的大哥,也隔三岔五提着礼品来看望老妈。逢年过节,大弟家的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,晚辈们聚在一块儿,陪着老妈吃顿团圆饭。碗筷碰撞声与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,热闹极了。看着儿孙满堂,老妈的嘴角总是笑成了一朵花。

我和三姐远在福建,对老妈的照顾最少。三姐为人大方,家里但凡有事,她总是第一个出钱,而且出的数额最多。我也想着分担些费用,大家却都不让我管,说老妈有养老金,足够应付日常开销和小病小病,真要是大病,也有医保可以报销,如今国家的政策好着呢。这份惭愧,常常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。所以每年寒暑假,我总要赶回老家。我只要在家,每天都要找机会让老妈坐上轮椅,推她去村里到处转转。老妈最爱坐我推的轮椅,一路上絮絮叨叨,讲她年轻时的苦日

子,讲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的糗事,讲村里邻里的家长里短。那些故事,她翻来覆去讲了好多遍,我却怎么听都听不够,总是虔诚地听着,还时不时插话问问细节。

记忆里,老妈总爱对我说:“做人要存一颗善心,凡事得饶人处且饶人,切不可事事逞强、咄咄逼人。”之前我年轻气盛,总觉得做人要争一口气,对这些话左耳进右耳出。如今看着她慢悠悠打理自己的样子,忽然就懂了。她的慢,不是拖沓,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从容,不急不躁,不忙着较劲。

老妈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主心骨。有她在,兄弟姐妹就有了聚在一起的理由;散落各地的晚辈们,也总有颗心心念念要回的家。她就像一棵老树,根深叶茂,荫庇着满堂子孙。

暑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我盼望着放暑假,盼望着早点踏上回乡的路,因为那里有老妈在。有老妈的地方,才是我的根,才是我永远的家。

树高千丈,叶落归根。世间最踏实的幸福,莫过于风尘仆仆赶回家时,还能响亮地喊一声“老妈”,还能看到老妈站在门口笑吟吟的身影。这份牵挂,是岁月赠予的温暖,是人生宝贵的财富,是我们家人共有的幸福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